

全宋詩輯補

湯華泉 輯撰

第十二冊

黃山書社

全宋詩輯補

全宋詩
輯補
卷八

湯華泉

輯撰

第十二冊

黃山書社

金陵道者

金陵道者某，托名『西山勇悟真人施岑』，淳祐間撰《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》三卷，每化下附詩一首，名曰《許真君詩傳》。施岑乃晉代道士，此書叙事晚至南宋，顯非其作，由此書序跋知乃金陵勇悟道院諸道士撰。參《道藏提要》。

本始化

祖師姓許，名遜，字敬之。曾祖琰，祖玉，父肅，世爲許昌人，高節不仕，潁陽由之後也。父漢末避地於豫章之南昌，因家焉。吳赤烏二年己未，母夫人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中，玩而吞之，及覺腹動，因是有娠，而生祖師焉。

金鳳銜珠降九天，高陽聖母誕英賢。紅光應瑞騰蘭室，紫府書名鏤玉篇。父祖若非修德行，兒孫焉得作神仙？玄功道妙超今古，福及君民數百年。

仙昆化

句曲山遠游君邁、護軍長史穆，皆祖師再從昆弟也。

二許潛修道術高，隱身句曲避塵勞。無心競利參戎幕，豈意循名戀俗曹。仙派源流來處遠，靈根枝葉自相交。祖師又得爲昆仲，迴與凡人異所操。

悟真化

祖師生而穎悟，姿容秀偉，少小通疏，與物無忤。嘗從獵，射一麀鹿，中之，子墮，鹿母猶顧舐之，未竟而斃。因感悟，即折棄弓矢。

天形道貌瑩無塵，眉目清疏出世人。腹量涵容江與海，心誠伏御鬼和神。匪因射鹿明元性，奚得驂鸞證至真？接物利生陰德厚，到今助續愈如新。

務學化

祖師刻意爲學，博通經史，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，尤嗜神仙修煉之術，頗臻其妙。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，乃往師之，悉傳其妙。

天然聰慧勝草愚，克意潛通百氏書。處世固當窮世事，求仙須要悟仙樞。奚將妙道全吾矣，希得神方濟衆歟。幸爾吳君開寶笈，美哉功行兩相符。

擇地化

遂與郭璞訪名山求善地爲栖真之所，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，遂徙居之。今逍遙福地玉隆萬壽宮是也。金氏見爲神，後有傳。日以修煉爲事，今有丹井、藥臼存焉。不求聞達。鄉里化其孝友，交游服其德義。

西山福地是仙都，翠嶂清溪稱畫圖。因與郭君親卜兆，遂蒙金氏樂遷居。天然風水宜修煉，日與朋儔自刈鋤。鄉黨歡欣從德化，自茲道譽播江湖。

金槩化

嘗有售鐵燈槩者，因夜然燈，見有漆剝處，視之，金也。翌日，訪主還之。人有饋遺，苟非其義，一介不取。稟性清廉衆所稱，豈從人欲受金槩。萬鍾饋我猶非義，一介遺吾不婉情。財若浮雲空聚散，行如皦日愈高明。祖師仰視先宗志，昔授堯禪尚乃輕。

旌陽化

郡舉孝廉不就，朝廷屢加禮命，不得已乃以太康元年起爲蜀郡旌陽縣令，時年四十二。

仁聲溢郡衆民懷，賢牧飛緘達玉階。雲捧紅鸞銜詔至，風吹白鶴出山來。世塵難昧烟霞性，廊廟方虛棟宇材。帝命寵頒遽敢拒，旌陽德政自茲開。

德政化

視事之初，戒吏胥去貪鄙，除煩細，脫囚繫，悉開諭以道。吏民悅服，咸願自新。發摘如神，吏不敢欺。其聽訟，必先教以忠、孝、慈、仁、忍、慎、勤、儉，近賢遠奸，去貪戢暴，具載文誠。言甚詳悉，復患百里之遠難以戶曉，乃擇秀民之有德望與耆老之可語者，委之勸率。故爭競之風日銷，久而至於無訟。

飛舄仙儔德政嘉，鳴琴堂畔絕喧嘩。仁探乳雉馴桑近，德重災螟去境賒。志大本期興傅雨，身閑聊且種桃花。庭空務簡民無訟，晝永簾垂任影斜。

賑乏化

先是歲饑，民無以輸租，郡邑繩以法，率多流移。祖師乃以靈丹點瓦礫爲金，令人潛瘞於縣圃。一日，籍

民之未輸者咸造於庭詰責之，使服力役於後圃，民鑿地獲金得以輸納，遂悉安堵。鄰境流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，遂至戶口增衍。

天時荒歉稻梁枯，致使饑民欠賦租。郡邑拘催增逼法，戶門迫急遂逃居。密將金寶藏園圃，詐役農人強鑿鋤。因此獲財償稅後，鄉夫携犁復田廬。

平疫化

屬歲大疫，死者十七八。祖師以所授神方拯治之，符咒所及，登時而愈。至於沉痾之疾，無不痊者。傳聞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，日且千計，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，置符水於其中，俾就竹下飲之，皆痊。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，汲歸飲之，亦獲痊安。蜀民爲之謠曰：『人無盜竊，吏無奸欺。我君活人，病無能爲。』其後江左之民亦來汲水於旌陽，祖師乃咒水一器置符其中，令持歸置之江濱，亦植竹以標其所，俾病者飲之，江左之民亦良愈。今號蜀江是也。亦名錦水，今屬瑞州高安。

時當疫毒盛行，閭里相傳病可禳。欲闡神方誠一念，加持法水濟群生。沉痾得此身皆健，大疾因斯體頓輕。錦水亦來求拯救，至今標竹在江泓。

棄榮化

祖師任旌陽既久，知晉室將亂，乃棄官東歸。旌陽縣屬漢州，祖師飛升之後詔改爲德陽，表祖師之德及民也。尋移

縣治於西偏，而以故址爲觀，今號旌陽觀。屬民感其德化，無計借留，所在立生祠，家傳畫像，敬事如神明焉。啓行之日，裹糧而送者蔽野，有至千里始還者，有隨至其宅，願服役而不返者，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，狀如營壘，多改氏族以從祖師之姓，故號許家營焉。其遺愛及民有如此者。

官成名遂復何圖，歸老吾鄉效二疏。立像祠堂知幾處，裹糧耆幼擁長途。太王避狄成岐市，虞舜辭堯起鄧墟。遺愛及人人弗捨，結茅俱就許營居。

新悟化

祖師嘗至新悟憩於柏林，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，祖師異而受之。其地今爲梧林觀也。既而偕至祖師之第，惟日擊劍自娛，人莫能測，祖師識其劍仙也，常禮遇之，卒獲神劍之用。祖師飛升之後，遂隱於手植柏之下，因號橋樹仙童。

路入新梧值五童，各持寶匣獻霜鋒。默施慧照先知異，識有靈威特見容。叱使鬼神行法令，誅除蛇蜃滅妖凶。祖師功滿升天去，仙女身潛翠柏中。

黃堂化

既而與吳君游於嵩陽，聞金陵丹陽縣黃堂靖有女師諱姆，多道術，遂同往致敬，扣以道妙。姆曰：『君等皆夙稟靈骨，仙名在天，然昔之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世，示陳孝道，初降兗州曲阜縣蘭公家曰：「後

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，是爲衆真之長。」留下金丹寶經、銅符鐵券，令公授吾使掌之以俟子，積有年矣。吾復授孝道明王之法，亦以孝爲本，子今來矣，吾當授子。」乃擇日登壇依科盟授，闡明孝道，誓戒叮嚀，出銅符、鐵（養）〔券〕、金丹寶經、正一斬邪之法、三五飛步之術，諸階秘訣悉以傳付祖師。今諍明五雷法之類皆姆所授也。

因參謚姆訪黃堂，教法宗崇孝弟王。香始將焚衷欲露，語猶未發意相當。銅符鐵券宣盟誓，寶典金丹甚審詳。擇日登壇盡傳付，旌陽名久注仙鄉。

玉譜化

謚姆顧謂吳君曰：『君昔以神方爲許君之師，今孝道明王之教獨許君得傳，君當返師之。況玉皇元譜君位都御史，許君位高明大使，總領仙籍，品秩相遼。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，許君司玄枵之野於辰，爲子統攝十二分野，君領星紀之邦，於辰爲丑耳。自今宜以許君爲長也。』

世云昔作許君師，玉譜仙班未合宜。雖假神方相接示，豈知聖職有穹卑。下司分野存資次，上列星纏不等夷。品秩相遼分使史，旌陽爲長復何疑？

朝真化

祖師與吳君禮謝訖辭行，祖師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，姆覺之。曰：『子勿來，吾即還帝鄉矣。』因取香茅

一根，望南擲之曰：『子歸認茅落處立吾祠，歲秋一至足矣。』祖師與吳君還，首訪飛茅之迹，尋於所居之南四十里餘得之，已叢生矣。遂建祠宇，亦以黃堂名之。號曰崇真觀，今稱黃堂隆道宮者是也。每歲仲秋三日必往禮謁焉。

心期每歲一來朝，頂戴師恩不易消。路徑何辭千里步，仙君或返五雲輶。拔茅擲去叢生地，營像崇修或建桃。歲歲仲秋三日至，滿空鸞鶴雜簫韶。

憩真化

祖師往訪飛茅路傍，見陂水清澈，爲之少憩，曰憩真靖。今清陂村憩真靖是也。又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，且相詫曰：『祭不腆，則神怒降禍矣。』祖師曰：『怪崇敢爾耶？』夜宿於逆旅，召風雷伐之，拔其林木。明日告其里人曰：『妖社已驅，毋用祭也。』今其地有廢社，不祭。

回程沿路訪飛茅，村抵清陂暫息勞。忽見鄉民陳祀禱，却因妖社起烹熬。豈容土木興靈怪，乃召風雷盡剿磨。遍告里人毋妄祭，一方寧謐絕喧噉。

靈泉化

祖師見負（檐）「檐」遠汲者滿道，乃以杖刺社前涸澤，出泉以濟之，雖旱不竭。今大澤村紫陽靖石井是也。

負〔擔〕「檐」遠汲甚勞瘁，澤涸居民苦乏泉。五岳杖靈纔刺動，一泓水涌即潺湲。耿恭受敵驅工鑿，龐儉因銅募力穿。爭似祖師施妙用，泠然甘液自涓涓。

龍城化

明日，登山巔指山腰之泉罅曰：『是有異物藏焉，後將爲孽。』遂立壇靖以鎮之。今每歲朝諶姆必憩於此，號龍城觀。

偶因登眺上層巔，忽睹山腰迸一泉。俄見妖氛蓊鬱處，乃知異物所藏焉。他時若出民羅害，此日須將法以遷。於是立壇爲鎮伏，至今遺迹尚依然。

松壁化

祖師渡小蜀江，今名黃湖口。抵江千之肆，主人朱氏雖貧而迎接甚敬，祖師戲畫一松於其壁而去，其家即日市利加倍。後江漲潰堤，市舍俱漂，惟松壁不壞。今名松湖市，朱氏見廟食其地。

朱氏雖貧喜接賓，祖師惠訪有緣人。欣然座次留仙墨，貴爾家中作寶珍。自後雲踪相渺渺，從茲市利甚畋畋。邇來江服漂堤舍，松壁如山護以神。

黃龍化

祖師嘗煉神丹於艾城之黃龍山，山湫有蛟魅護爲淵藪，輒作洪水欲漂丹室，祖師遣神兵擒之，釘於石壁。今有釘蛟石猶在焉。丹成，祭於幕阜葛仙公石室，遂至修川，愛其湍急而味堅，乃取神劍磨於澗傍之石。今在修州梅山，後人於其處立觀以表其聖迹，今號爲旌陽觀是也。尋渡水登秀峰，今號曰旌陽山。爲壇於峰頂，以醺謝上帝，乃服仙丹。

因入黃龍要煉丹，山湫蛟蜃發洪湍。亟呼猛吏排金甲，追攝狂妖釘石巒。事畢尋溪磨寶劍，藥成登嶺築瑤壇。祖師醺謝天真罷，服餌刀圭跨彩鸞。

西安化

吳君居近焉，溪南有吳仙村，吳仙觀，即吳真君之故居也。遂造吳君之宅。過西安縣，今之分寧是也。縣社伯出謁祖師，詰其地分，有妖物爲民害者，其神匿之。祖師行過一小廟，廟神廟神姓毛，兄弟五人，今號協祐廟者，在縣之東。迎告曰：『此有蛟孽害民，知仙君來，故往鄂渚藏矣。後將復還，願爲斯民除之。』祖師如其言，躡迹追之，至鄂渚路傍逢三老人，今三王廟。詢其蛟孽所在，皆指曰：『見伏於前之橋下。』今號曰伏龍橋是也。祖師至橋側，仗劍叱之，蛟驚奔入大江，遂匿於淵。今號曰下龍穴。乃敕吏兵驅之，蛟從上流奔出，遂乃誅之。今號上龍口是也。祖師怒西安社伯之不職，錮其祠門，止民間之享祀。今分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，

開則邑有火災，祝師止從偏戶出人，居民祭者少。今祀小廟。今封協祐侯，廟食甚盛，亦多靈感。

世云携駕過吳村，聞有蛟精此地存。三老指橋言伏匿，五（侯）「侯」當道告逃奔。爲民弭害毋留種，躡迹追擒要絕根。師怒西安神不職，至令猶自鎖祠門。

丹藥化

已而還郡城，祖師曰：『此地水陸衝要，人物繁夥，豈無分合得仙之人？』試以丹數粒雜他藥貨之，令其信緣而取，既而贖者雖多，竟無一人遇者。祖師吁嘆，以世間仙才之難得也。

洪都繁夥足人烟，豈乏賢材合得仙？鼎內試捐丹數粒，囊中雜以藥千圓。遂令衆弟巡街貨，任使諸人信手拈。賣盡藥圓丹尚在，縱無一個有玄緣。

藏溪化

祖師聞新吳有蛟爲孽，因持劍捕逐之。故所經游處曰龍泉觀，今改爲仙游是也。蛟懼竄入溪穴，至今號曰藏溪。祖師乃以巨石書符，及作鎮蛟文以禁之。鎮蛟文石碣尚存，今爲僧院，曰延真，傍建觀亦曰延真，在奉新縣西十里。聞說新吳有毒蛟，非時興怪漲波濤。祖師仗劍親誅戮，妖物潛溪輒避逃。禁立雄文防跳踔，鎮留寶篆塞嶢嶠。昭然碑碣存遺記，千古人尊道德高。

海昏化

時海昏之上遼有巨蛇，據山爲穴，吐氣成雲，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，即被吸吞，無得免者，江湖舟船亦遭覆溺，大爲民害。祖師聞之，乃登北嶺之巔驗之，今赤烏觀之東曰會仙峰，即其處也。果見毒氣漲空。祖師憫斯民之罹其害，乃集弟子將往誅之。

毒氣橫空厄巨蛇，海昏百里絕人家。據山作穴興風勢，吐氣如雲翳日華。道路弗通吞獸畜，江湖爲害覆舟舫。祖師登嶺先觀視，衆弟同心唾手拏。

赤烏化

初入其界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祖師道法，競來告怨，求哀懇切。祖師曰：『世運周流，當斯厄會，生民遭際，合受其災。吾之此來，正爲是事，當爲汝曹除之，吾誓不與此蛇俱生也。』有頃，群弟子至，亦同勸請，祖師曰：『須時至乃可。』於是卓劍於地，默禱於天，良久飛泉涌出，俄有赤烏飛過，祖師曰：『可矣。』其地爲候時觀，後改赤烏觀，今爲壽聖，又曰廣福。本朝道士萬中行詩曰：『昔有長蛇抗毒威，旌陽曾此俟誅夷。洞中仙子方如命，天上靈烏忽報時。符使忽飛凌谷口，劍星交下鬼神悲。一千年後幾興廢，可惜陰功無盡期。』張天覺有《卓劍泉》詩云：『卓劍遽成岩下井，待時遙動日中烏。海昏餘孽今除盡，餘澤猶存七靖圖。』

長蛇爲梗擁烟霾，世運周回合受災。道法有靈人赴訴，皇民無幸孰悲哀。奚容爾怪施凶慝，

既值吾徒必斬摧。卓劍俟時如可待，烏飛泉涌似相催。

斬蛇化

遂前至蛇所，仗劍布氣。蛇懼，入穴。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，不能出，復召南昌社公助之。其符落於縣東，因建觀號符落，今名太和。其蛇出穴，舉首高十餘丈，目若火炬，吐毒冲天。鄉民咸鼓噪相助，是時祖師嘯命風雷，指呼神兵以攝伏之，使不得動。吳君乃飛步踏其首，以劍劈其額，蛇始低伏，弟子施岑、甘戰等引劍揮之。

飛符連召社神驅，螭首昂昂百丈餘。目閃火光懸電鏡，口噴烟霧暗雲衢。鄉民鼓噪威相助，法主呼雷盡馘除。更得吳君騰步踏，蛇頭低伏始加誅。

小蛇化

蛇腹裂，有小蛇自腹中出，長數丈，甘君欲斬之，祖師曰：『彼未爲害，不可妄誅。』小蛇懼而奔行六七里，聞鼓噪聲猶返聽，而顧其母。今抗名有蛇子港、七里聽。群弟子請追而戮之，祖師曰：『此蛇五百年後若爲民害，當復出誅之。以吾壇前松柏爲驗，其枝覆壇拂地是其時也。』又預識云：『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，豫章之境五陵之內，當出地仙八百人，其師出於豫章，大揚吾教。郡江心忽生沙洲，掩過沙井口者，是其時也。』事見《松沙記》。豫章職方乘云：『龍沙在章江西岸石頭之上，與郡城相對。』潘清逸有《望龍沙》

詩云：『五陵無限人，密視松沙記。松沙雖未合，氣象已靈異。昔時蛟龍湫，半作桑麻地。地形帶江轉，洲浮有連勢。』此時小蛇若爲害，彼八百人自當誅之。苟無害於物，亦不可誅也。蛇子遂得入江。建昌縣蛇子港是其處，有廟在新建縣吳城山，甚靈，本朝封靈順昭應安濟惠澤王，俗呼曰小龍廟。大蛇既死，其骨聚而成洲。今號龍骨洲。蛇子雖奔蛇母亡，遠聞鼓噪尚回航。堪嗟虺類能存孝，故得師資且弗傷。後世重來興國害，真仙必是奮雷戕。龍沙旋繞江流急，本是當時聚骨場。

七靖化

祖師於海昏經行之所皆留壇井，凡六處，通候時之地爲七，其勢布若斗星之狀，蓋以鎮弭後患。七靖者，謂進化靖，御奏靖，丹符靖，華表靖，紫陽靖，霍陽靖，劉其靖，今皆爲宮觀或爲寺院官舍者有之矣。復至邑之西北，見山泉清冽，乃投符其中，與民療疾，其效亦比蜀江。今號曰冷水臺。巨蛇既誅，妖血污劍，於是磨洗之，且削石以試其鋒。今建昌縣有磨劍池，試劍石。告其徒曰：『大蛇雖滅，蛟精未誅。彼物通靈，必知吾有除害意，恐其伺隙潰郡城，吾歸郡乎，戰，岑二子從我焉。』時永嘉六年也。

海昏巨蟒已遭誅，猶慮餘妖未盡驅。磨劍試鋒因削石，借泉蠲疾遂投符。師穿義井興滋澤，民賴靈壇勝嶢嶺。昔所經行營七靖，今營仙館表追怱。

炭婦化

祖師道術高妙，著聞遠邇，求爲弟子者數百人，却之不可得。乃化炭爲美婦人，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，明旦聞不爲所染者，惟十人耳，即異時上升諸高弟也。自是凡周游江湖，誅蛟斬蛇無不從焉。餘多自愧而去。今建昌縣西津名炭婦市，立觀曰妙明。

祖師道術世無倫，遐邇歸投數百人。要作金仙傳上訣，故將炭婦試諸賓。咸迷赭粉貪歡事，不覺烟煤已污身。各負慚顏逃散去，惟餘十一是高真。

橫泉化

祖師乃與甘、施二君歸郡，周覽城邑。適有一少年，美丰度，衣冠甚偉，通謁自稱姓慎，禮貌勤恪，應對捷給，遽告去。祖師謂弟子曰：『適者非人，老蛟之精，故來見試也。體貌雖是，腥風襲人。吾故愚之，庶盡得其醜類爾。』迹其所之，乃在江潯化爲黃牛，卧郡城沙磧之上。今名黃牛大洲是也。祖師乃剪紙化黑牛，往鬥之，令施岑潛持劍往，俟其鬥酣即揮之。施君一揮中其股，牛奔入城南之井中。井名橫泉，今在上藍寺東南角，牆掩井口，故亦號蛟井。

祖師道眼孰能欺，叵耐蛟精敢詐窺。辯論閑談雖可炫，腥風臭氣弗能移。俄然化鱗纔眠穩，忽被神牛鬥力疲。寶劍一揮傷左股，橫泉竄入必當追。